



簡單生活 幸福關山

Simple and Blissful Life in Kuanshan

吳淑蘋

關山慈濟醫院專科護理師

一晃眼從學校畢業已十五年餘，在慈濟醫院服務也超過十年。曾擔任臨床護理師、護理主管，到現在的專科護理師。前四年在花蓮總院服務，之後因緣際會轉到關山服務，甚至在關山認識外子，成了關山媳婦。

接觸慈濟文化將近二十年，當時我正就讀國防醫學院二年級。我和同學曾兩度到花蓮尋找傳聞中的「靜思精舍」。自那一年開始，每逢寒暑假就會有一週的時間待在花蓮總院當志工。當時，對慈濟認識並不多，就像參加一週的救國團活動：每天早課後跟著師父們曬豆子或打掃環境、接著跟著師姑與師伯們在醫院當志工或居家關懷、晚上回到精舍會有靜思歌曲教唱或手語帶動等，每次參與就像在做心靈充電一樣。畢業後因為學校公費關係，留在台北三總服務。在台北工作的那幾年，雖然有熟悉的師長、同學及一個論及婚嫁的男友相伴，卻總覺得自己像無根的浮萍，於是



在關山慈院十歲生日時，吳淑蘋也獲得服務滿十年同仁的榮譽，同時也是一位捐髓救人的無名英雄，她將榮耀歸功於父親的教誨，教她懂得助人最樂。圖為淑蘋上台分享時想起父親的叮嚀而淚盈眶。攝影 / 羅明道

辭去工作，想回高雄；卻輾轉到了花蓮總院。決定到花蓮時，原以為父母親會反對；父親的一句「妳在慈濟工作，我們很放心」，給了我一顆定心丸。

承蒙主管厚愛，一到花蓮總院便接任腸胃科護理長。當時，單位超過三分之一的新進人員(包括我自己)，腸胃科又屬內科系中較忙碌的單

位。剛開始，單位意外事件頻傳，常常需陪同仁從早忙到晚，下班時已是星月相伴。漸漸的大家對工作熟悉了，彼此也較有默契且建立了如姊妹般的情誼。有一年，忙完病房搬遷及醫院評鑑，自己卻不小心染上肺炎，病發時因為太喘，無法獨自一人由宿舍走到醫院就醫，還好有單位同仁小紅豆(暱稱)護送且幫我把住院手續辦好。住院期間，不想讓父母親擔心，而隱瞞此事，同仁們便利用工作之餘輪流陪伴；甚至學生時認識的懿德媽媽還每晚前來照顧我。不知不覺中，花蓮成了我第二個故鄉，懿德媽媽及同仁們就像我的家人一樣。

二〇〇三年轉調至關山分院，繁忙的工作及在職進修的課業壓得我喘不過氣，多次想離開關山。曾經，有位師伯見我「心情鬱悶」還帶我到電光欣賞關山美景，依然無法消除我想離開的念頭。直到有一天，獨自騎著腳踏車在關山鄉間，遠望一片無際的稻田，突然覺醒——眼前的鄉間美景及簡單生活，不正是自己一直想追求的；浮亂的心因此定了下來。

在關山接觸到的病人有一半以上為老年患者，常會照顧到八九十歲的阿公、阿媽。因台東工作機會不多，年輕人長年在外地工作，常



看到老年人照顧老年人，有時是老伴互相照顧，也有七十幾歲的兒女照顧九十幾歲的父母。問過幾位長者為何不讓年輕人來幫忙照顧？得到的答案常是「年輕人在外地工作不方便」。成了關山媳婦後，更體會到附近居民因醫療有限的無奈。關山慈濟規模雖小，可提供的醫療涵蓋了內、外、婦科，對附近鄉鎮的居民而言，省去了不少就醫時的舟車勞頓；病況危急時，至少還可以獲得基本的緊急處理。外子便多次提到，以前沒有關山慈濟時，有病痛就必須往台東或花蓮，這一來一回至少花費半天到一天的時間，一般人為了節省時間及車資，或是老人家不方便出遠門，只能就近診

關山慈院醫療團隊會定期到部落關懷老人家的健康。圖為吳淑蘋(右)與同仁為老人家量血壓。

丘昭蓉醫師的往生最讓吳淑蘋不捨，也期待有更多好醫師與護理同仁加入關山慈院的陣容。圖為淑蘋(右三)參加東區慈濟人醫會義診活動，右二為丘醫師。



所看看甚至藥房買藥吃，不然就是強忍病痛，萬不得已再到台東或花蓮醫院就醫，遇到急症只能聽天由命。

關山風景優美、生活悠閒，外地客來到這裡總會羨慕我們；但是，願意定居或長期留在這工作的又有幾人？這是偏遠地區的無奈，關山分院開院至今若是沒有花蓮總院當後盾，不論是醫師、藥師、護理師等人員支援，如何能維持急門診與住院正常運作？二〇〇六年轉任內科專科護理師至今，每一兩年就會換一位醫師，來的醫師其實都很用心的守護著關山附近民衆的健康，只是年輕的醫師們總是希望還能在醫學中心多學習、多磨練，所以之後還是調回花蓮總院。回顧這幾

年，遇到的醫師們，最讓人不捨的是丘醫師。過去跟著她照顧末期病患及陪伴病患家屬，丘媽再忙總會想辦法擠出時間，到病床旁安撫病患及家屬的心，經常IDS下山已晚上八、九點，她依然會到病房診視病人；假若抽不出時間親自探

視病人或與家屬面對面會談，丘媽就會透過電話與家屬溝通。當預期病患即將往生，丘媽就指導我及臨床的學妹如何去因應可能發生的狀況，甚至當天就不回家，待在病房或宿舍隨時待命。忙碌的丘醫師，忙於照顧別人，卻疏於注意自己身體發出的警訊……短短半年多，上天就把她帶走。但從部落村民來參加告別式的不捨，就知道丘媽的付出是多麼了不起。

在關山慈院的我們，還是用心的繼續著；只是身為專科護理師的我看醫師值了一天班還要繼續看診、做檢查或開刀，不免擔心醫師會被累垮。真希望，能有更多夥伴，最好多幾個醫師，共同守護這個醫院及民衆的健康。